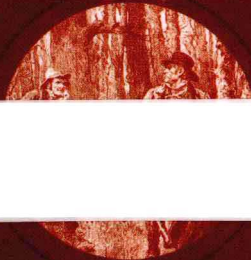


LES MISÉRABLES

悲惨世界

（全译本）

（法）雨果著，李永毅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悲惨世界

LES MISERABLES

〔法〕雨果 著 李玉民 译

〈下〉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 雨果 (Hugo, V.) 著; 李玉民译.
--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1
(名著典藏)
ISBN 978-7-5112-3614-2

I. ①悲… II. ①雨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法国 — 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7650号

悲惨世界

著 者: (法) 雨果

译 者: 李玉民

出 版 人: 朱庆

责任校对: 李云

责任编辑: 李娟

责任印制: 曹净

封面设计: 曾璞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9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lijuan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50×930 1/16

字 数: 1200千字

印 张: 88.5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3614-2

定 价: 8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八卷 坏穷人

一 马吕斯寻觅一个戴帽子姑娘， 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

夏季和秋季相继过去，冬天来临了。无论白先生还是那姑娘，都没有再步入卢森堡公园。马吕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再见到那张温柔可爱的脸蛋儿。他一直寻找，到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曾几何时，马吕斯还是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，是个果断、热情而坚定的男子汉，是个头脑构筑一个个未来、向命运的大胆挑战者，是个富有种种雄图、方略、豪情、理想和志愿的有为青年，而现在却成了一条丧家之犬。他极度悲伤，眼前一片黑暗。完了。工作觉得心烦，散步觉得疲惫，独自一人又觉得无聊；曾几何时，广阔的自然还五彩缤纷，充满各种形体、光亮和声音，充满启迪、教育、远景和前途，而现在却向他展示一片空虚，仿佛这一切全都消逝了。

他还一直在思考，舍此也干不了别的事，但是思考中已无乐趣可言了。而思考不断低声向他提出的种种建议，他每次都黯然回答：有什么用呢？

他百般责备自己。为什么我要跟随她呢？当时只要看见她，我就满心欢喜啦！她不时瞧我一眼，难道这不已经很可观了吗？看她那神气是爱我，这不已经足够了吗？我还要怎么样呢？到此为止，不会再有什么，我也太荒唐了，是我的过错，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想法。他的心事丝毫没向库费拉克吐露，这是天性使然；可是，库费拉克猜得八九不离十，这也是天性使然。起初，他祝贺马吕斯有了意中人，同时也诧为奇事，后来见马

吕斯十分忧伤,就终于对他说:“我看你这家伙简直是个蠢货。嘿,到郊外茅庐去走走吧。”

9月有一天,马吕斯见风和日丽,便打起了精神,让库费拉克、博须埃和格朗太尔拖到索镇舞会,期望也许能在那里找见那姑娘,真是白日做梦!自不待言,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。“怪事,凡是丢失的女人,都能在这儿找到啊。”格朗太尔独自咕哝道。马吕斯丢下朋友,离开舞会,步行回家去,他孤单一人,又疲倦又焦躁不安,在夜色中眼睛模糊而忧伤,身旁驶过一辆车,满载着从舞会归来的欢乐歌唱的人们,他让这喧嚣和尘土弄得头晕目眩,实在心灰意冷,只好吸着路边核桃树的刺鼻气味来清醒头脑。

他的生活又恢复旧观,越来越孤独、迷惘而沮丧,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惶惑中,在自己的痛苦中来回徘徊,如同落入陷阱的狼,怀着一片痴情,到处搜寻那不见踪影的姑娘。

还有一次,他遇见一个人,立即产生异样的感觉。当时,他走在残废军人院大道旁边的小街上,迎面碰见一个头戴鸭舌帽、一身工人打扮的男子。马吕斯惊叹那帽下露出的几绺白发美得出奇,又注意打量那人,只见他步履迟缓,仿佛忧心忡忡,沉浸在冥思苦索中,说来也怪,他似乎认出那是白先生,同样的头发、同样的身影,只是多了一顶鸭舌帽,走路的姿势也一样,只是显得更加忧伤。可是,为什么换上这身工人装束呢?这是什么意思呢?这种乔装打扮意味什么呢?马吕斯十分诧异,等他缓过神儿来,头一个举动就是跟上去,说不定他终于能抓住他寻觅的踪迹呢?总之,应当靠近再瞧瞧那人,解开这个谜。然而,他这个念头来得太迟,那人已经不见了。马吕斯走进一条横巷,未能找见那人。这次相遇,在他脑海里萦绕了数日才消失。他心中暗道:“说到底,那人很可能只是外表相像罢了。”

二 发现

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,对谁也不留意。

当时那座破房子的住户，也的确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；他为那家人付了一次房租，但无论同那父亲，同那母亲，还是同那两个女儿，他都没有讲过话。其他房客不是搬走就是死了，或是因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去。

那年冬季的一天下午，太阳露了一下面，那是2月2日，正是古老的圣烛节，而不讲信义的太阳，却预报了六周的寒冷天气，并引发马蒂厄·朗斯堡^①的灵感，使他写出堪称古典名句的两句诗：

大晴或小晴，
老熊回山洞。

那天，马吕斯从自己的洞里出来。夜幕降临，正是去吃晚饭的时候，唉！还得吃饭，胸怀多少理想激情的人，也有这种弱点啊！

他刚跨出门槛，就听见扫地的布贡妈讲出这段令人难忘的独白：

“现在，有什么东西便宜？全那么贵。世上只有痛苦便宜；这世上的痛苦，真是一钱不值！”

马吕斯沿着大街，缓步朝城关走去，以便拐上圣雅克街。他低着头，边走边想心事。

在夜幕中，他突然感到被人撞了一下，扭头一看，却是两个衣裙褴褛的年轻姑娘，一个瘦长，一个稍矮，二人气喘吁吁，神色慌张，飞快跑过去，就好像要逃命似的。刚才她们迎面跑来，没有看见他，交叉而过时撞了他一下。在暮色中，马吕斯看见她们脸色苍白，披头散发，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，穿着破成布条的裙子，光着脚。她们边跑边说话。那个高的低声说道：

“冲子^②来了，差点儿把我铐住！”

另一个说：“我一看见他们，就溜了，溜啊，溜啊！”

^① 马蒂厄·朗斯堡：17世纪比利时列日城司铎。

^② 冲子：黑话中指警察。

马吕斯从这种凶恶的黑话中听出，宪兵或市警差一点儿抓住那两个女孩儿，两个女孩儿还是逃脱了。

她们钻到他身后路旁的树木下面，那白色的身影，在黑暗中还依稀可见，过了一会儿才消失。

马吕斯站住望了片刻。

他正要继续往前走，忽见脚下有个灰色的小包，便俯身拾了起来，看似一个信封，里面好像还有纸。

“唔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大概是那两个不幸的女孩儿失落的！”

他掉头往回走，连声呼唤，但没有找见她们，心想她们已经走远，便揣进兜里，前去吃晚饭。

他走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径上，看见一口儿童棺木，蒙着黑色殓布，架在三把椅子上，由一支蜡烛照亮。暮色中的两个女孩儿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。他想道：“可怜的母亲！还有比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去更伤心的事，那就是看着他们活受罪。”

继而，这些令他触景伤情的影子，都离开他的头脑里，他重又沉浸在习惯的思虑中，重又想到在卢森堡公园的芳树下，那露天沐浴阳光的爱情和幸福的六个月。

“我的生活变得多么暗淡忧伤！”他心中暗道，“我的眼前总有年轻姑娘出现。不过，从前全是天使，现在全是女鬼。”

三 四面人^①

晚上，他脱衣裳要睡觉时，手触到他在路上拾起放进衣兜里的小纸袋。他早已置于脑后，这时想到，应当打开看看，也许里边有那两个女孩儿的住址，如果真是她们的东西，不管是谁的，找到线索就好归还给失主。

他打开信封。信封并没有封住，里面装有四封信；也都没有封上。

^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每封信上都有姓名地址。

四封信都散发一股烟草的辛辣气味儿。

第一封信的姓名地址写道：“夫人收，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，议会对面广场第……号”。

马吕斯心想，信上很可能查到他要找的线索，况且有信没有封，看似无不妥。

信的内容如下：

侯爵夫人：

悲天悯(惻)人之心是更加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。移动您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和慈悲的目光，看一看这个不幸(幸)的西班(班)牙人吧。他忠实于正桶(统)的神圣事业，现(献)出自己的鲜血和全部钱财，以便捍(捍)卫这一事业，结果自己糟(遭)难，如今落到一贫(贫)如洗的地步。夫人是令人敬佩的人，无移(疑)能给予救济(济)，以使一个骗(遍)体怜(鳞)伤、受教育有荣誉的军人，在及(极)度困苦中保全生在(存)。侯爵夫人，事先就似(仰)仗您满怀的人道，以及您如此不幸(幸)的国家发生的兴趣。他们的祈祷不会图(徒)劳，而他们的敢(感)机(激)之情永远保留美好的回忆(忆)。

夫人，请接受在下的敬意，有此荣幸(幸)的堂·阿尔瓦雷兹，西班(班)(牙)泡(炮)兵上尉，到法国避难的保王党人，正为祖国奈(奔)波，又因缺少经济(济)来源(源)而奈(奔)波无法继续。

信上虽署了名，却根本没写地址，马吕斯希望能从第二封信上找到。第二封信姓名地址为“夫人收，德·蒙维尔内白(伯)爵夫人，珠宝街九号”。马吕斯念道：

白(伯)爵夫人：

写信人是一个不幸(幸)的母亲，有六个孩子，最小的才八个

月。自从上次分免(婉)以来,我就一直生病,又被丈夫扔(抛)弃有
五个月了,毫无经挤(济)来源(源),进入及(极)度贫(贫)困境地。

满怀深深敬意,并一心指望白(伯)爵夫人,有此荣幸(幸)的
妇人巴利扎尔

马吕斯再看第三封,还是求告信。信中写道:

巴布尔若先生,选举人,针织品批发商,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
拐角。

我贸然给您写信,请求您同情(情),给予针(珍)贵的照顾,关
心一个刚给法兰西剧院送了剧本的一个文人。那个剧本是历史提
(题)材,故事发生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。自(至)于风格,我认为是
自然的、简练的,可能有点特色。还有四个地方的几个唱段。滑机
(稽)、严肃、出人意料,再加上人物性格多样性,再加上点梁(染)全
剧的浪漫(漫)主义色彩,而整个剧情(情)又神秘(秘)地进展,曲折
跌宕(宕),几经突变才结束。

我的主要目的,就是要满足逐渐机(激)发本世纪人的种种裕
(欲)望,也就是说“时髦(髦)风上(尚)”。这是一种认(任)性古怪
的风信旗,几乎总随着新刮的风变化。

尽管有这么多优点,我还是有理由担心,那些享有特权作者又
疾(嫉)妒又自私,让剧院拒绝(绝)采用我的剧本,因为我深知人总
要让初出道者吃尽受挫的苦头。

巴布尔若先生,您是文学坐(作)家的贤明的保护人,我久闻
大名,因此大胆派我女儿去向您沉(陈)述在这炎(严)冬时节,我
们饥(饥)寒交迫的苦状。我之所以请求您接受我把这个剧本和
今后写的剧本全敬现(献)给您,就是要向您证明我多么渴望有幸
(幸)得到您的庇(庇)护并用您的大名为我坐(作)品增光。如不
见气(弃),多少赏我一点,我就立刻着手写一部湿(诗)剧,以表
示我的敢(感)机(激)。这部湿(诗)剧,我要尽量写得完美,先成

(呈)送给您,然后再编入那部历史剧的开头并般(搬)上舞台。

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(致)以最深切的敬意。

尚弗洛 文学家

又及:哪怕只给四十苏。

请原谅派小女前去,我不能亲聆(聆)教诲(诲),唉!

说来原因真可怜,衣关(冠)难以见人……

最后,马吕斯又打开第四封信。姓名地址为: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”。内容有如下几行文字:

善人:

您若肯劳动大架(驾),陪小女来一趟,就会看到贫(贫)困的灾难场面,我也可以向您出示我的证书。

您看到这些文字,康(慷)慨(慨)的灵魂一定会动侧(惻)隐之心,因为,真正的哲学家总会产生强烈的冲动。

富有同情(情)心的人,您会承认,人到了饥(饥)寒交迫不甚(堪)忍受的地步,为了得到点救济(济),要让当局同意实在是痛苦的事,就好像我们贫(贫)困等救济(济)的时候,连啼饥(饥)号寒和饿死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命运对一些人残酷(酷)无情(情);而对另一些人却无比康(慷)慨(慨),爱护备至(至)。

我等待大架(驾)位(莅)临,或者您的捐曾(赠),如果您肯行好的话,那么我请您赏面子,真正高上(尚)的人,接受我的敬意。怀此敬意有幸(幸)做您的

十分卑微并

十分恭顺的仆人

P. 法邦杜 戏剧艺术家

马吕斯看完四封信,还是不甚了了。

首先,没有一个署名人留下地址。

其次,这些信仿佛出自堂·阿尔瓦雷兹、妇人巴利扎尔、诗人尚弗洛、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个不同人之手,然而奇怪的是笔体一模一样。

如果说四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,那又怎么解释呢?

此外,还有一点表明这样猜测很贴近,全是同样粗糙发黄的信纸,全是同样的烟草味儿;尽管写信人明显力求变换笔调,但是同样的错别字却堂而皇之地反复出现,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,都同样未能避免。

费心猜测这一小小谜团徒劳无益。这东西如果不是拾来的,倒真像是一场捉弄人的把戏。马吕斯太忧伤,即使一个偶然的玩笑也无心凑趣,无心参加仿佛马路要同他玩的游戏。这四封信就好像在嘲笑他,同他捉迷藏。

况且,毫无迹象表明,这些信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碰见的那两个姑娘。总之,这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废纸。

马吕斯又把信装回信封里,整个儿扔到角落里,便上床睡觉了。

约摸早晨七点钟,他刚起床用过早饭,正要开始工作,忽听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。

他一无所有,从不锁门取下钥匙,只有少数几次有急活儿才例外。而且,他即使出去,也往往把钥匙留在门上。“有人会偷您东西的。”布贡妈常说。“偷什么?”马吕斯回答。还真言中了,有一天,一双旧靴子被偷走,让布贡妈好不得意。

又敲了一下门,很轻,还像头一次那样。

“请进。”马吕斯说道。

房门打开了。

“有什么事儿,布贡妈?”马吕斯问道,但他眼睛并没有离开桌上的书稿。

回答的却不是布贡妈的声音:“对不起,先生……”

那声音低沉、微弱、哽塞而嘶哑,是个老头子喝烧酒烈酒过量的破嗓子。

马吕斯急忙回过头去,却看见一个少女。

四 贫穷一朵玫瑰花

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，半打开房门站住。陋室的天窗正对着房门，惨淡的天光透进来，照到姑娘的脸上，只见她面色苍白，身子羸弱枯瘦，只穿着一件单衣和一条裙子，赤条条的躯体在里边冻得瑟瑟发抖。一根绳子当作腰带，另一根绳子就当发带；尖突的双肩从衬衣顶出来，肌肤白里透黄。好似淋巴液色，锁骨积了泥垢，双手通红，嘴半张开，黯然无色，里边牙齿不全，两眼无神，又大胆又猥贱，整个形象是个先天不足的少女，而那眼神却像个堕落的老妇人；五十岁和十五岁相混淆，这种人集软弱和可怕于一身，叫人见了不落泪就会不寒而栗。

马吕斯站起来，神情愕然，打量眼前这个人，觉得她酷似穿越他梦境的那个身影。

这个姑娘生来并不丑，却落到这种丑样，叫人见了格外痛心。她幼年时期，模样儿一定还很美。青春的光彩尚在抗拒因堕落和贫困而未老先衰的丑态。残存的美，在这十六岁的脸上奄奄一息，犹如冬天早晨的白日，就要在狰狞的云雾中消失。

这张脸并不完全陌生，马吕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，小姐？”他问道。

姑娘的声音像醉鬼苦役犯：“这是给您的一封信，马吕斯先生。”

她叫出马吕斯的名字，那就无疑是找他来的；然而，这姑娘是谁？她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？

她未等主人发话就走进来，毫不迟疑，走进来又扫视整个房间和凌乱的床铺，那泰然自若的神态看着真叫人难受。她光着脚，裙子有大洞，露出长腿和瘦膝盖。她瑟瑟发抖。

她真的拿着一封信，递给马吕斯。

马吕斯拆信封，注意到用来封口的面包糊又宽又厚，还是湿的，信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送来。他念道：



可爱的邻居，年轻人！

我知道您为我做的好事，半年前替我付了一季度房钱。年轻人，我为您祝福。我大女儿会告诉您，进（近）两天来，我们四口人，连一快（块）面包也没有，我老半（伴）有病了。如果说我在思想上毫不决（绝）望，也是因为我相信可以指望您康（慷）慨（慨）之心，您看到这种沉（陈）述，一定会有人道之举，并渴望保护我，大肚（度）布失（施）给我一点点恩会（惠）。

我向您致以人类的恩人应得的崇（崇）高的敬意。

容德雷特

又及：我女儿等待您的分（份）付（咐），亲爱的马吕斯先生。

从昨晚起，马吕斯就陷入迷魂阵里，看了这封信，如同地窖里有了烛光，顿时全明白了。

这封信和另外四封信是同一出处：笔迹一样，风格一样，错别字一样，信纸一样，连烟草味儿也一样。

五封信，五个故事，五个名字，五种署名，却只有一个署名者。西班牙上尉堂·阿尔瓦雷兹、不幸的母亲巴利扎尔、诗剧作家尚弗洛、老戏剧家法邦杜，四个人全叫容德雷特，假如容德雷特本人真叫容德雷特的话。

马吕斯住进这栋破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们说过，他极少有机会看见，乃至瞥见他那寥寥无几的邻居。他心不在焉，目光也随神思而转移。应当说，在走廊里或楼梯上，他不止一次同容德雷特家人擦肩而过；但在他眼里，那不过是些人影，他根本不注意，因而昨天晚上在大马路撞见容德雷特家姑娘，却没有认出来，那显然是她们姐儿俩，而这一个刚才进屋来，他在厌恶和怜悯中，也只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现在，他一目了然了，明白他这邻居容德雷特生活艰难，就靠投机取巧，利用行善人的施舍谋生，搞来地址，用假名字给他认为有怜悯心的富人写信，让女儿冒险送去；须知这个当父亲的到了穷途末路，不惜拿女儿冒险，当作赌注，跟命运进行一场赌博。马吕斯还明白一点，从昨天傍晚她们气喘吁吁、仓皇逃窜的情景，从她们讲的黑话来判断，这两个不幸的

女孩还可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；她们堕落到如此地步，全是这一切造成的，她们在人类的现实社会中，既不是孩子，也不是少女，也不是成年妇女，而是贫穷制造出来的又淫荡又纯洁的怪物。

可悲的生灵，无名无姓，无年龄，无性别，也无善恶之分了，走出童年，在这世上就丧失一切，既无自由，无贞操，也无责任。这灵魂，昨天才吐放，今天就枯萎，宛如失落街头的鲜花，沾满了污泥，只等车轮碾碎。

这工夫，马吕斯以惊奇而痛苦的目光注视她，而姑娘则像幽灵一样肆无忌惮，在破屋里走来走去，毫不顾忌难以蔽体的衣裙，有时，她那未扣好的破衬衫几乎滑落到腰上。她搬动椅子，弄乱放在五斗柜上的盥洗用具，还摸摸马吕斯的衣服，各个角落都搜索遍了。

“嘿！”她说道，“您还有镜子呢！”

她旁若无人，哼唱闹剧中的唱段、轻佻的小曲儿，那沙哑的喉音实在惨不忍闻。然而，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，却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窘迫、不安和屈辱的意味。无耻即可耻。

看着她在屋里乱冲乱闯，或者说打转转，就好像见了阳光惊飞或折了翅膀的小鸟，这场面比什么都惨不忍睹。但是这又能让人感到，如果换一种命运，受了教育，那么，这个少女欢快活泼的举动，倒会给人以温柔可爱的印象。在动物中问，生而为白鸽，绝不会变成白尾海雕。这种情况只有在人类中间才会发生。

马吕斯这样想着，由着她做去。

姑娘走到桌前，说道：“嘿！这些书！”

她那暗淡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我呀，我识字。”

她的声调表达出能炫耀点什么的那种高兴劲儿，任何人听了都不会无动于衷。

她急忙抓起在桌子上摊开的一本书，相当流利地念道：

“……博端将军接到命令，要他率所部旅的五营人马，攻占位于滑铁卢平原正中的乌戈蒙古堡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说道：“啊！滑铁卢！这我知道。当年在那里打过仗。我父亲参加了。当时我父亲在军队服役。我们一家人不含糊，全是波拿巴

派，真的！滑铁卢，就是打英国人。”

她放下书，又拿起笔，嚷道：“我也会写字！”

她蘸了墨水，转身对马吕斯说道：

“您想看一看吗？喏，我来写几个字给您瞧瞧。”

她未等马吕斯回答，就在桌子中央的一张白纸上写了：“冲子来了。”

写罢掷下笔，说道：“没有错别字。您可以瞧一瞧，我和妹妹，我们受过教育。我们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天生并不是……”

她话说半截儿住了口，无神的眸子盯着马吕斯，继而又哈哈大笑，说了一声：“算啦！”那声调包含了极度恬不知耻所压抑的极度惶恐。

接着，她又开始用欢快的曲调哼唱这段歌词：

我饿呀，爸爸。

没有吃的。

我冷呀，妈妈。

没有穿的。

哆嗦吧，

小洛洛！

啼哭吧，

小雅克！

她刚唱完这一段，又马上嚷道：

“马吕斯先生，您有时去看戏吗？我呀，就常去。我有个小弟弟，他同艺术家交上朋友，时常给我门票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侧面的条凳座。坐在那儿别扭，不舒服，有时还很挤。那些人身上的味儿也真难闻。”

接着，她一副怪样子，端详马吕斯，对他说：

“马吕斯先生，您知道自己长得很美吗？”

二人同时想到一点上，姑娘微笑起来，马吕斯的脸却刷地红了。

她凑上来，一只手搭到马吕斯的肩上。

“您没有注意我，可 I 认识您，马吕斯先生。我在这儿楼梯上遇见您，还有几回，我到奥斯特利茨那边溜达，看见您走进一个叫马伯夫老爹的家里。您头发乱糟糟的，这样倒是很好看。”

她的声音有意发得十分轻柔，结果只是变得十分轻微，有些字从喉头到嘴唇的路上丢失了，如同在一个缺音的琴键上弹奏。

马吕斯微微往后退一下，以冷淡而严肃的口气说：“小姐，我这儿有一小袋东西，想必是您的，请允许我交还给您。”

说着，他把装有四封信的纸袋递给姑娘。

姑娘拍手嚷道：“我们到处找啊！”

她一把抓过纸袋，边打开边说：

“上帝的上帝！我和妹妹好找啊！哪儿知道让您捡去啦！是在马路上捡的吧？大概是在马路上吧？要知道，我们是跑的时候丢掉的。是我妹妹那死丫头干的蠢事。我们回到家里才发现不见了。我们不想挨打，打也没用，一点儿没用，绝对没用，所以我们回家就说，信全送到了，人家对我们说：‘滚蛋！’这些可怜的信，原来在这儿！您怎么看出来是我们的呢？哦，对啦！是看字体！这么说，昨天傍晚，我们跑过时撞到的是您呀。这也不奇怪。没有看见。我还对妹妹说呢：是位先生吧？我妹妹说：‘我想是位先生！’”

这工夫，她打开了一封寄给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”的求告信。

“噢！”她说道，“这封是给去做弥撒的那个老头儿。对了，正是时候，我给他送去。也许他能给我们点儿钱吃饭。”

她又笑起来，补充道：“我们今天要是能吃上饭，您知道算什么吗？就算我们前天的午饭、前天的晚饭，也算昨天的午饭、昨天的晚饭，都留在今天上午一顿吃了。哼！少废话！狗东西，你们还不满意那就饿死！”

马吕斯听了这话，才想起不幸的姑娘来他这儿寻求什么。

他摸摸坎肩兜，什么也没有摸到。

那姑娘还讲个没完，就好像忘了马吕斯在跟前。

“有时，我晚上出去；有时干脆不回家。搬到这儿来之前，那年冬天，